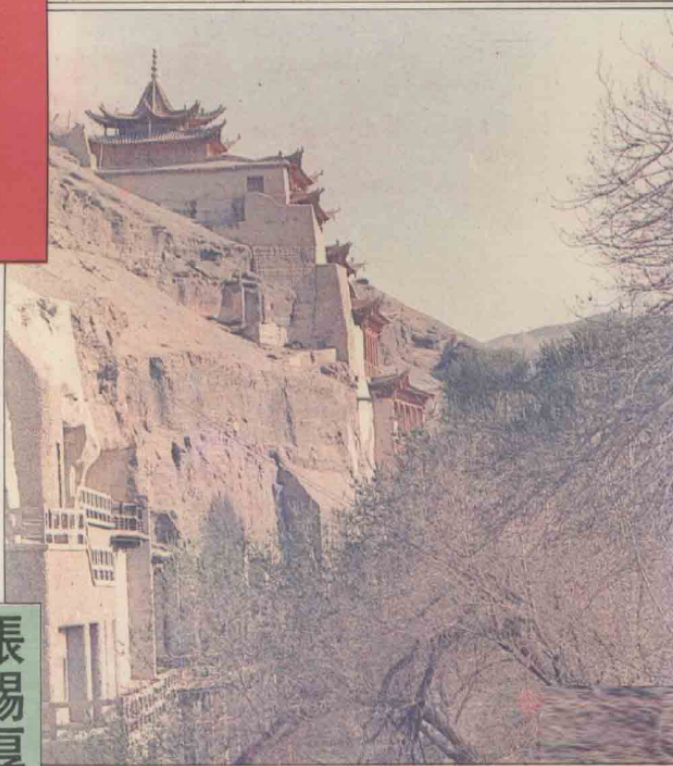


敦煌本唐集研究

張錫厚 著



林聰明

敦煌叢刊二集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台一版

敦煌叢刊  
二集 ④ 敦煌本唐集研究

精裝一冊基價 一〇〇元正  
平裝 八〇元正

版權



所有

著者 張高錫  
發行人 張高錫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行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九  
台北郵政三三六四九信箱  
登記證：局版壹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三五六八〇七六、三〇二三八七〇

\* 本書如有破損或缺頁，歡迎寄換 \*

03001116 (精)

03001117 (平)

敦煌叢刊  
二集 ④

# 敦煌本唐集研究

張錫厚 著

## 《敦煌叢刊二集》序

敦煌學興起至今，已逾八十載。由於敦煌資料內容新穎、數量豐碩，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回顧斯學的發展，初期僅專注於文書的考證整理，其後加入石窟藝術與敦煌文史的探討，擴大研究範疇，敦煌學乃逐漸蔚為大圖，形成一門顯學。

今因敦煌學的研究條件，較之曩昔便利許多。學者可親赴敦煌石窟，實地參觀研摩壁畫塑像；前往世界主要敦煌文書收藏處，摩娑原卷。而縮微膠捲的普及，圖版錄文的彙編，使不少原本散佚各地的資料，得以重新綴合，呈現較為完整的狀態，促使敦煌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更具有全面性。

自清末羅振玉、王仁俊、蔣伯斧諸氏開啓中國研究敦煌學的序幕後，踵進者代有其人，而近十年來尤為蓬勃發展，研究人員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論文專著亦連篇累牘，大釋泉湧。以之與國際敦煌學界的規模相較，已可躋身前列。當務之急應是將這些成果悉數出版，藉以檢視研究成績。

新文豐出版公司以宏揚敦煌學為己任，歷年來不惜耗費鉅資，大量編印相

關資料。先後出版《敦煌寶藏》、《敦煌叢刊初集》等叢書，今正陸續編印，由余屢邀海內外中國學者以中文撰寫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其中《敦煌叢刊初集》收錄早期學者整理的資料，雖未完備，然在當時固有其參考價值，爲因應敦煌學研究日新月異的趨勢，因委託余籌編《敦煌叢刊二集》，收錄當代中國學者的專著或論文集，從客觀的角度呈現研究成果，供學界參考，希望此類叢刊的輯印，能有助於敦煌學的發展。

一九九三年三月 林聰明序於鳴沙齋

## 前 言

在歷代文獻典籍中，作為唐代文化繁榮標誌之一的唐集，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閃耀著絢麗奪目的光輝，並引起歷代學者的關注，爲了耕耘開發這塊寶藏，他們先後進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工作，已取得豐碩的成果。而敦煌遺書的發現又爲人們提供數量頗爲可觀的唐人抄寫的唐集殘卷，展示出唐代文化的豐富蘊藏。儘管這批抄卷殘損嚴重，有的甚至僅存殘頁斷簡，但是由於它們是失傳千年的稀世之珍，必然具有無可估量的文獻價值。

我國學者王重民先生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即著手對敦煌本唐集的搜集著錄，考鏡源流的整理研究工作，先生所著《敦煌古籍叢錄》的問世，開創了敦煌文獻研究的新篇章，同時也是唐集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重要標誌，尤其是爲某些殘卷佚篇的定名，更顯示其博大精深和遠見卓識。其後，一些學者繼續對敦煌本唐集進行分門別類的彙錄勘校、詮釋考證，也取得可喜的收獲，使敦煌本唐集進入一個全面整理研究的階段，爲敦煌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寶貴貢獻。

一九七八年初夏，任中敏（二北）先生應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作特聘研究

員，從事敦煌歌辭的全面普查、編集審訂。一天下午，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余冠英先生在東四頭條寓所設家宴爲任中敏先生洗塵，余先生還將我這個不稱職的助手介紹給任老，要我從查閱資料、借還圖書到日常生活上協助任老工作，並在任老指導下進行敦煌民間文學的專題研究，爲《中國文學通史》唐代卷的編寫作準備。當時，任老談笑風生，興致很高，他說：「你不要把協助我工作看成是爲我服務，我也不能要求你那樣做。我們在普查敦煌歌辭的同時，你也要有個題目。我發現敦煌寫卷中王梵志詩較多，也很有意思，前人沒系統整理過，你如願意整理王梵志詩，我也可以幫助你。兩年以後，我們都有成果出來，不然，你也無法向余所長交待。」就這樣我才正式開始步入敦煌文學這塊很小但又極爲廣闊的天地。在任老的指導下，我先後完成《敦煌文學》、《王梵志詩校輯》兩部著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任老在葉落歸根的思想促使下，終於回到濶別四十餘年的故鄉揚州。其後，周紹良先生又約我參加「敦煌古文獻叢書」詩歌卷的整理工作。我在查閱敦煌詩歌的過程，先後接觸到唐人抄寫的詩集原卷的複製件，同時也發現被著錄爲王績《東臯子集》、陳子昂《故陳子昂遺集》、劉鄴《甘棠集》等殘卷，竟連一首詩也未載。如伯二八一九卷，載王績賦三篇，王重民先生大膽判定「此爲呂才所編續集五卷本之原帙」。經與清影抄宋蜀刻本《王無功文集》五卷相校，適可證明王重民先生的判斷是完全正確，但擬名爲《東臯子集》，似未允當，既爲呂才原編本，故可定名《王績集》殘卷。由此引發我整理《王績集》



五卷的興趣，並撰成有版本流傳、詩文成就、生年辨證等系列論文，使散佚已久的《王績集》五卷本又重顯於世。經過整理王梵志詩集、王績集的初步嘗試，更加堅定我全面探索敦煌本唐集的信心。

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北京舉行敦煌吐魯番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向會議提交《敦煌詩歌考論》的論文，初步而又比較系統地探討敦煌詩歌及唐人詩集的概況，為深入完成考證敦煌本唐集源流的專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一九九〇年十月，我向東吳大學林聰明先生提出這一課題後，便引起同樣的興趣。一九九一年八月，林聰明先生再次赴京，在參加季羨林先生八十華誕的祝壽會上，約我為《敦煌叢刊二集》撰寫《敦煌本唐集研究》一書。承蒙林先生雅意，我亦欣然接受，趁會議間隙便愉快簽約。此後，我即集中精力，潛心研究，逐篇撰寫。本書收入的十篇論文，或為考鏡源流，或為補正舊說，或為詮釋勘校，抑或兼抒己見。庶幾恢復敦煌本唐集的歷史真貌。由於才疏學淺，不當之處，敬請賜正。

在撰寫過程先後得到饒宗頤、鄭阿財、榮新江先生惠賜的資料。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也給予諸多方便。林聰明先生和新文豐出版公司為本書的出版提供許多便利的條件，在此一併表示由衷的謝忱。

張錫厚 一九九二年八月



# 目 錄

前言	一
敦煌本《王績集》的流傳及其歷史貢獻	一
一、敦煌本《王績集》與明鈔本《東臯子集》辨析	一
二、敦煌本《王績集》及其版本流傳	一二
三、敦煌本《王績集》及其五卷本的歷史貢獻	四一
敦煌本《王梵志詩集》考略	五五
小引	五五
一、敦煌本《王梵志詩集》考	五六
敦煌本王梵志著錄簡況	五七
敦煌本王梵志詩的卷次問題	六三
列寧格勒藏一四五六號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本與斯四二七七的重新綴合	七四
列寧格勒藏敦煌本王梵志詩補正	八五

敦煌本伯三四一八王梵志詩考	九四
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敍錄	一〇四
二、王梵志的生平時代考	一一〇
王梵志生年考	一一一
王梵志生年考	一二九
敦煌本《故陳子昂集》補說	一四三
一、敦煌本《故陳子昂集》著錄簡況	一四三
二、敦煌本《故陳子昂集》源流考	一四八
三、陳子昂生卒年辨證	一五五
四、敦煌本《故陳子昂集》的價值	一六二
敦煌本《高適詩集》考述	一七一
一、敦煌本《高適詩集》著錄簡況	一七一
二、今本《高適集》與敦煌本《高適詩集》	一八三
(一)十卷本	一八四
(二)十卷本之外的刊本	一八五
三、敦煌本《高適詩集》的文獻價值	一九〇

敦煌本《李白詩集》再探……………二〇五

一、敦煌本《李白詩集》的著錄……………二〇六

二、敦煌本《李白詩集》源流考……………二一一

三、敦煌本《李白詩集》的價值……………二一九

讀敦煌本《白香山詩集》殘卷……………二二三

一、敦煌本《白香山詩集》的著錄……………二三四

二、敦煌本《白香山詩集》源流考……………二四五

三、敦煌本《白香山詩集》的文學價值……………二五四

敦煌本《甘棠集》及劉鄴生年新證……………二七五

一、敦煌本《甘棠集》補錄……………二七五

二、《甘棠集》的文體初探……………二九〇

三、劉鄴生年新證……………三〇六

論《雲謠集》的時代及其他……………三一七

一、《雲謠集》的整理和刊布……………三一七

二、《雲謠集》時代考……………三三三

(一)盛唐說……………三三三

(二)晚唐五代說	三三五
(三)唐人說	三三七
(四)北宋說	三三八
三、《雲謠集》的文學價值	三六〇
敦煌本《宮詞》殘卷探微	三七七
一、敦煌本《宮詞》與唐宮史實	三七九
二、敦煌本《宮詞》與《全唐詩》宮詞	三八六
三、補《全唐詩》之佚	三九七
「附」敦煌本《宮詞》(斯六一七一)的彙校本	四〇〇
關於《敦煌賦集》的幾點探索	四〇九
一、《敦煌賦集》包括哪些作品	四〇九
二、《敦煌賦集》著錄簡況	四一五
三、《敦煌賦集》的作者問題	四一九
四、《敦煌賦集》的時代問題	四二二
五、《敦煌賦集》的選錄標準	四三〇

## 敦煌本《王績集》的流傳及其歷史貢獻

敦煌本《王績集》殘卷的原編號爲伯二八一九。該卷首尾俱殘，首起「條交茹，葉動猿來」，下迄「眞成柳泉，琴樽□□仙華（筆）」。僅存一百十四行，行十九至二十二個字（不包括雙行夾寫的註文），計二千二百餘字。集名原佚，卷內尙存「元正賦」、「三月三日賦並敍」之篇題。這個寫本的原卷被劫藏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筆者見到的是該卷複製縮微片和《敦煌寶藏》收入的影本，以及王重民先生於三十年代從巴黎拍攝的照片。由於全文是抄寫在卷子的背面，雖然幾經拍攝、複製，仍顯得模糊不清，給整理研究帶來不少的困難。

### 一、敦煌本《王績集》與明鈔本《東臯子集》辨析

最先對伯二八一九殘卷進行著錄和考定的是王重民先生。他寫道：「此卷首尾殘缺，載賦三篇，起《遊北山賦》之後半，《元征賦》全（「征」，經檢視原卷縮微片及照片，均作「正」），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據《遊北山賦》知爲唐王績所撰，蓋爲《東臯子集》

殘卷，更證以群書，而知此爲呂才所編續集五卷本之原帙也」<sup>①</sup>。由此定名爲《東臯子集》，並著錄於《伯希和劫經錄》：「伯二八一九，公文程式。背爲《東臯子集》殘卷，王績撰。」然而，從《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均著錄爲《王績集》五卷。而《東臯子集》五卷的說法，始見於宋代書目文獻，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和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一。由於敦煌原卷的抄寫時代早於宋代書目著錄之時，如果把它隸屬於「呂才所編續集五卷本之原帙」，那麼定名爲《王績集》殘卷，應當說比稱之爲《東臯子集》更接近唐人原帙之真貌。

王重民先生對敦煌本伯二八一九的整理研究，除了肯定該卷爲「呂才原編續集五卷本」外，還從卷內出現的武后創製新字圀（國）、兀（天）等，推斷該卷爲武周時代的抄本，並對《遊北山賦》《元正賦》分別進行勘校和彙錄，爲王績集的原編本重顯於世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王重民先生的整理研究開始於「遠在海外」的困境，同時還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甚至無法見到孫星衍刻的《東臯子集》三卷本，更不可能知道還會有《王績集》五卷本存在，因而在論證敦煌本《王績集》時，難免存有不足之處。

首先，敦煌本伯二八一九殘卷爲什麼一定隸屬於《王績集》五卷本？對於這個問題，王重民先生僅從唐宋以來的書目著錄和敦煌本《元正賦》的出現，大膽推定伯二八一九爲《王



續集》五卷本之原帙，誠為遠見卓識。但是呂才所編王績集的內容如何，卻以「元明以來，五卷本亡」為由，而語焉未詳，這就使人不得不懷疑伯二八一九殘卷的全部內容是否真正載於《王績集》五卷本，其原貌又怎樣呢？

其次，王重民先生在論述陸淳刪《王績集》的卷數時，認為「五卷本為呂才原編，二卷本為陸淳刪節」，「今所傳三卷本，為陸淳刪本無疑也。」實際上陸淳刪節的《王績集》是否為三卷本還是大可懷疑的。據《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著錄《王績集》五卷的同時，還載有陸淳《東臯子集略》二卷。再者《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也著錄有「東臯子集二卷，王績撰」。可見，唐宋以來除《王績集》五卷本之外，還有陸淳刪節過的二卷本的存在。至於《王績集》三卷本的出現，那是明清以後的事，其中題署年代最早的抄本，為明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林雲鳳跋的《王無功集》三卷<sup>②</sup>。而趙琦美藏家抄本，黃汝亨刻本，孫星衍岱南閣叢書本以及羅振玉唐風廈刊刻的各種三卷本，時代更遲一些，雖然有的說源自宋本，但其內容卻又有不同程度的增補，顯非同自一源。實際上，它們是由五卷本、二卷本繁衍而成，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陸淳所刪的是二卷本，而不是三卷本。

最後，王重民先生對伯二八一九《王績集》殘卷的校勘、彙錄時，也存在失校、誤校甚至疏漏之處。如《遊北山賦》僅利用四部叢刊續編本《東臯子集》三卷進行比勘點校，所撰《遊北山賦校文》，難免過於簡略。而《元正賦》的錄文，由於尚未發現《王績集》五卷